

弗洛拉，她真的很討厭

趙夢宸

弗洛拉是個 Bitch，我是認真的。

其實他們都這樣想，只是沒有人講出來，我不過是替大家道出了心聲。她的長髮下面掩蓋着那些膚淺可笑的思想，而那簡簡單單的腦袋裏似乎總想着別人在嫉妒她，可是事實上，每個人都討厭她。有時，她像《傲慢與偏見》中賓利先生的妹妹卡羅琳一樣傲慢，用下巴對着別人，就像鼻子底下有甚麼噁心的東西似的；或者是像《小婦人》中的四女兒艾美一樣愛慕虛榮，自私自利，說話拿腔拿調——只不過是少了她那份機靈勁兒。而且，她還有着異於常人的奇怪品味。

我的朋友瑪麗安為她工作——可弗洛拉簡直把她當成一堆爛泥，在聽了無數次有關這個女人的事蹟之後，我決定隨瑪麗安一同去她的住處看看怪女人的真面目。

走進屋子，牆上有兩扇很大的窗，用絲綢製的乳白色窗簾半掩着。刻有波浪紋理的深灰色大理石地板上，有一條散着一尺多長流蘇的波斯風格地毯。

我的視線剛剛掠過描着淺淺紫藤和花卉圖案的法國壁紙，一個尖利的聲音就劃過空氣響了起來，「你回來晚了！」我的耳膜震了一下，「我快餓死了，我的肚子都像個空桶了！」

瑪麗安急忙把身後的門關上，跑去廚房準備晚餐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說來奇怪，面前這位女士的身高應該同我差不多，但在她的凝視下，我似乎覺得自己變矮了不少。弗洛拉很瘦，有着棕色的波浪長髮和紅豔的嘴唇，我猜她的皮膚不好，因為她的臉蛋上覆蓋着一層白粉。她現在的模樣還湊合，但是誰知道卸了妝會變成甚麼鬼樣子？她穿的衣服看起來價值不菲——那是一件泛着銀光的白裙子，十分

簡單，但層層疊疊精美潔白的海芋花瓣點綴着淺綠色的葉子，很是別致。

「那麼？」她的聲音讓我回過神來。

「我是……是客人。」

「客人？有客人怎麼不早說。」弗洛拉輕輕拍了拍頭髮，微笑着，「我也能好好打扮一下。」我想起瑪麗安告訴我，她覺得自己長得很美，真是厚臉皮的傢伙，我向她伸出了一隻手，但實際上，我是很想問她「你敢不敢不化妝？」

她心不在焉地攥了一下我的手指，「你是個貴族？」

「不是，抱歉。」

「房地產商的女兒？」

「不，我家不經商。」

「一位隱姓埋名的藝術家的後裔？有大筆遺產將會在 20 歲生日那天等着你？」

「我想沒有，女士。」真是個虛偽的勢利眼，「我住在鄉下。」

弗洛拉頓了頓，然後把目光停留在我的鞋子上，「明白了。」她笑了笑，「好吧，那麼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瑪麗安的……」

「老天，該不會是朋友吧？」她粗暴地打斷我，「她三天兩頭找來一些稀奇古怪的傢伙，來跟我談論她受到的壓迫。」弗洛拉不耐煩地快步走掉，坐在了房間盡頭的一張扶手椅上。有趣，她居然說別人稀奇古怪。

「但我確實受壓迫了。」瑪麗安的聲音悶悶地從廚房裏傳了出來，還伴隨着牛排下鍋的滋滋聲。

「你當然要受壓迫了！」弗洛拉扯着脖子喊，「因為你又醜又窮，而且只有五英尺高。」

「您真刻薄。」我的怒火已經蹭蹭地往上竄。

「我知道，但我從不害怕別人的評價，這是我為數不多的優點之一，」她滿不在乎地咯咯笑着，「但是我說的都是實話，而且她也不願意離開我。」

「那是你的看法。」

弗洛拉又笑了，「我是說，她沒辦法離開我，她需要生活。」是的，但你不應該說出來，我想。我注意到她放下了茶杯，茶杯的邊緣沒有噁心的口紅印。

我不再搭腔，向周圍看了看，房間裏有一種石楠和香桃木的味道，柔軟的沙發上方是一排排的書架，她按照書本的尺寸和顏色來擺放，我瞥到了《白衣女人》、《奧蘭多城堡》、《羅蘭之歌》、《漂亮朋友》、《呼嘯山莊》和《飄》，而牆壁上有塞尚，提香，杜勒，高更，也有描繪大航海時代的油畫，雷諾阿色彩明艷的畫作，還有莫奈的《窗前的卡米爾》。簡單來說，你根本看不出這家主人的喜好，這些東西的分類是雜亂無章的，我認為她把她們擺在那裏，就是為了向別人炫耀吧。

我指着《窗前的卡米爾》，「這幅畫好無聊，連人物的五官都看不清楚。」

「你真是見識短淺，」弗洛拉哼了一聲，帶着能把人逼瘋的優越感輕蔑地說道，「這幅作品還沒完成呢，你有沒有看出那個少女的身影能融合進花朵的光色之中？這是莫奈向真正印象派靠攏的標誌，」她搖搖頭，把耳環晃動了起來，「你不懂莫奈，是因為你只見識過《日出·印象》。」

這也太過份了。顯然，弗洛拉小姐的語言極具攻擊性，而且喜歡強迫別人認同她的觀點，也不能允許別人當着她的面批評她熱愛的事物。我決定不去評論她書架上的書，以免又招來反駁和鄙視。

晚餐上來了，她聲稱吃得很少，不過還是把那盤牛排吃掉了大半，還為之後的小萊姆派留了肚子，並且動手盛了一碗四喜魚湯。

她沒有費力從餐盤上抬起眼睛看我，「你在想着食物吧？」

「我確實餓了。」

弗洛拉用下巴點了點廚房的門，「你可以從你的朋友那裏拿一點兒，不過千萬別用手碰我的盤子，謝謝，我不太了解你的衛生和身體狀況。」

聽了這話，我真的一點胃口也沒有了，於是決定起身告辭，走

到門廊的時候，瑪麗安叫住了我，「等一下，」她悄聲說，「你還沒見她的男朋友呢。」我回過頭。

「晚餐怎麼樣，親愛的？」一個男人的聲音響起。

「一如既往地難吃。」弗洛拉嘆了口氣，沒精打采地撥弄着盤子裏的燉菜。

那個男人笑着親吻了她的面頰——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她居然喜歡長頭髮的男人！天哪。

我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門，並從心底裏希望永遠都不要再踏入這裏，越想到她的那種笑容，就讓人越不願成為那世界的一部份。瑪麗安為甚麼不在她的湯裏下毒呢？